

New Possibilities of Kafka

姜智芹 著

经典作家的可能

卡夫卡的文学继承与文学影响



 商务印书馆

New Possibilities of Kafka

经典作家的可能

卡夫卡的文学继承与文学影响

姜智芹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作家的可能：卡夫卡的文学继承与文学影响/
姜智芹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ISBN 978 - 7 - 100 - 08506 - 9

I. ①经… II. ①姜… III. ①卡夫卡, F. (1883~
1924)—文学研究 IV. ①I52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677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经典作家的可能
——卡夫卡的文学继承与文学影响

姜智芹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8506 - 9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650×960 1/16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21

定价：39.00 元

导 言

本书将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放在对前人继承和对后世作家影响的链条中加以审视。对于卡夫卡这样一个在世界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家，我们不仅要研究他的创新性、独特性，还要研究他对前人文学遗产的继承，以及他的文学遗产对后世作家的影响。文学创作是一个延续性的过程，任何作家的创新都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的拓展和创造。本书借助卡夫卡这一个案，从正向影响与反向刺激、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等方面，研究文学传统是如何通过作家之间的“影响”迸发出新的活力的，探索世界文学创作中的连续性和创新性问题。

本书包括卡夫卡的文学继承和文学影响两大块内容。在文学继承部分，主要探讨卡夫卡对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威夫特的继承和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以及他在此基础上的开拓与创新。在文学

影响部分，主要剖析卡夫卡对加缪、卡奈蒂、贝克特、马尔克斯和中国新时期作家的影响与启迪。

一直以来，卡夫卡研究者都把卡夫卡视为高度原创性的作家，他那极富独创性和冲击力的开头，他赋予主人公的梦幻一般的经历，都给作品增添了无穷的魅力。但任何一种创造都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的智性掘进，卡夫卡也不例外。通读他的日记和书信可以看出他作品中巧妙的意象构思，独异的框架结构，都有前人留下的痕迹。卡夫卡在日记、书信中多次提到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威夫特，提到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地方也有十余次。

卡夫卡和狄更斯的创作从表面上看很少有相似之处，但在内在、深层上却有互相关联的地方。他们最大的相似之处是对家庭—社会冲突主题的关注，遭亲人遗弃、父母或父母代理人形象的压迫与奴役等，是卡夫卡和狄更斯共同喜欢的创作主题。卡夫卡在日记中称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在方法和细节上都是对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的“不折不扣的模仿”。《美国》是从狄更斯那里借来的梦，是现代版的《大卫·科波菲尔》，无疚者负疚、“箱子”意象、父母形象的投射是两部作品共同探讨的问题。卡夫卡从狄更斯那儿发现了一种开阔的、充满活力的倾诉内心迷惘的方式。

卡夫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简单的借鉴和模仿，他们之间有一种“血亲关系”。卡夫卡的作品弥漫着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的气息，他笔下的“弱者形象”也颇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人物”的精神特征，甚至他的怀疑、迷惘、焦虑和心灵探索，也能够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找到某种精神渊源。但影响并不一定是认同的结果，它还可能采取对抗的形式，对卡夫卡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种反向的刺激力。比如卡夫卡在写作《审判》时受到《罪与罚》的启发，在主题和技巧方面都有对《罪与罚》的借鉴和模仿，但卡夫卡又做

了很多反向的挖掘。同是表现法律主题，两部作品在故事的叙述方向上却表现出很大的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刑事案件，卡夫卡呈现的则是一个仿生法庭；拉斯柯尼科夫犯了杀人罪，但我们不知道约瑟夫·K. 犯了什么罪；《罪与罚》以拉斯柯尼科夫计划、实施犯罪开始，以他遭到刑事惩罚并获得精神上的新生而结束，《审判》则以逮捕一个无辜的人开始，以处决他结束。这些对比耐人寻味，《审判》很大程度上是对《罪与罚》的偏离与背叛。

变形是卡夫卡通向斯威夫特的桥梁。卡夫卡在《格列佛游记》中发现了和自己怪谬的想法相似的东西，在格列佛身上找到了自己熟悉的影子，他感到自己和斯威夫特认识世界的方式惊人地一致。卡夫卡是真正的格列佛，相对于强悍的父亲，他就像小人国里的臣民、大人国里的格列佛。《格列佛游记》中的斯泼拉克那克和《变形记》中的大甲虫揭示的都是一种本质上的真实。斯威夫特和卡夫卡笔下的旅行（卡夫卡作品中的旅行主要是一种象征性的旅行）是一种祛魅旅行；如果说魅力旅行文学中的冒险者是“社会融入者”的话，祛魅旅行文学的主人公则大多是“社会偏离者”，他们游离于家庭和社会之外。在《格列佛游记》中，斯威夫特把外在的旅行升华成内在的自省。像魔术师的镜子一样，“野胡”让格列佛重新审视自我和他者，使他对家庭和人类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最终给他造成心理上难以克服的障碍。卡夫卡的创作堪称祛魅旅行文学的范本。从旅行文学的视角观照他的创作，可以发现有两种互相矛盾的力量：“算了吧”和“离开这里”。从《在法的门前》、《小寓言一则》到《审判》、《城堡》，卡夫卡文本世界里的旅行总是这两种彼此不和谐的力量斗争。在《审判》中，我们看到冒险者约瑟夫·K. 根本无法开始他的冒险旅行。《城堡》中主人公 K. 虽然开始了他的城堡之旅，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到达目的地。在这两部小说中，旅行的起点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世俗

场景，但启程后却让人束手无策，不知何去何从。这是没有返回希望的旅行，无从达到目的地的旅行。

卡夫卡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他深入研读、思考过中国古代典籍，尤其是老庄的著作，着迷于清代诗人袁枚的《寒夜》，并以中国为题材写出了《中国长城建造时》、《一道圣旨》、《中国人来访》、《拒绝》、《在法的门前》等小说。卡夫卡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一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掀起的第二次“中国热”有关，二是“代表着罗曼史、异国情调、美丽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的中国，一直是欧洲人借以逃离欧洲的理想国。

卡夫卡是一个非常巧妙地继承前辈文学遗产的作家，他善于捕捉前人创作中潜在的趋向，然后创造性地加以利用，开拓出自己独异的创作风格。比如他的小说《变形记》，格里高尔从梦中醒来的情景主要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迥异的同貌人》中获得的灵感，而从格里高尔被赶回自己的房间到悄悄地死去，主要是受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的启发。但接受他人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一味地模仿他人，泯灭自己的个性，优秀的作家大都是在充分接受他人影响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超越这种影响，追求自己的独创性。影响与创新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真正的影响其实是一种创造。具体到卡夫卡来说，他跟随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威夫特等文学大师，走出的却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

卡夫卡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创作和思想都打上鲜明的“卡夫卡式”印记。同样，他那惊世骇俗的创作才华也对后来的作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文学传统与文学继承的链条继续往前延伸。卡夫卡创作中的荒诞意识对加缪、卡奈蒂、贝克特和中国新时期的荒诞小说创作，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卡夫卡在存在层面上对人性的追问，对人生和社会的探索，也

给马尔克斯带来了启迪。

“荒诞”是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之一，卡夫卡作为最早揭示人的荒诞处境的现代主义小说家，对整个荒诞文学的发展和嬗变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加缪是存在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对荒诞、荒谬的深切体验和淋漓尽致描绘使他与卡夫卡成为跨越时空的知音。加缪撰写过一篇评论卡夫卡的专论《弗兰茨·卡夫卡创作中的希望与荒诞》，指出卡夫卡荒诞描写的重要特征，即用日常生活来表现悲剧，用逻辑来表现荒诞。人的行为举止越是符合常规，越是平淡无奇，可能往往就越荒诞，因为这个世界秩序本身就是荒诞的；反之，那些表面上离奇怪诞、不符合常规的行为举止，其实正是真实的。加缪最早指出悖谬是卡夫卡的秘密所在，认为只有弄清楚卡夫卡的佯谬手法才能理解他作品中的荒诞，“自然性与非常性之间、个性与普遍性之间、悲剧性与日常性之间、荒诞性与逻辑性之间的这种持续不断的抵消作用，贯穿他的全部作品，并赋予它以反响和意义”。^①但卡夫卡并非像后来的荒诞派戏剧家那样有意制造荒诞，他只是发现了日常生活中尚未被普通人察觉到的荒诞存在，因而所引发的震撼也更强烈。卡夫卡彻底搅混了荒诞与真实的界限，生存的荒诞就是现实本身，世界的真相就是那些光怪陆离的怪诞。加缪的《局外人》和卡夫卡的《审判》有诸多相似之处，两部作品都提出了生活的荒诞性问题，《审判》揭示了非真实的个人世界和真实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冲突，《局外人》展示了本真的感觉世界和虚伪的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约瑟夫·K.和莫尔索都既是命运的俄狄浦斯，也是蔑视命

① 加缪：《弗兰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诞》，收入叶廷芳主编：《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

运的西西弗斯。

提到卡奈蒂常常会令人想起“卡夫卡式”这个词，因为他和卡夫卡在创作方法上有相似之处，即都把怪诞作为揭示事物内在本质的手段，用怪诞的手法揭示异化的世界。卡奈蒂写过一篇研究卡夫卡的长篇论文《卡夫卡的另一次审判：致菲莉斯情书》，在他眼中，卡夫卡身体羸弱、敏感，性格孤僻、内向。他认为《审判》是卡夫卡的未婚妻菲莉斯对卡夫卡进行“爱情审判”的产物，是卡夫卡的一段爱情经历的缩影和生发。卡奈蒂的重要小说《迷惘》显示着他对卡夫卡认同和超越，二人在强势女人和弱势男人、婚恋观等方面有着深刻的共识。

贝克特主要作为荒诞派戏剧家为我国读者所熟知，其实他在小说创作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从小说创作上来看，卡夫卡是贝克特的一个榜样、源泉和反抗的对象。《变形记》是贝克特的中篇四部曲《初恋》、《被逐者》、《结局》、《镇静剂》的无声见证者，贝克特的三部曲《莫洛伊》、《马隆之死》、《无可名状的人》隐匿着《城堡》的影子，他的《瓦特》和卡夫卡的《城堡》更是引起研究者比较探讨的热情。总的来看，贝克特把从卡夫卡那儿获得的启发渗透到自己的创作当中，这种渗透更像婚礼上撒在新娘新郎身上的五彩纸屑，而不是将一束彩光集中投射到某一部作品当中。

马尔克斯在17岁那年读到卡夫卡的《变形记》，不禁惊叹道：“原来能这样写呀，要是能这样写，我倒也有兴趣了。”^①无疑，这一声惊叹为马尔克斯日后“天马行空”的魔幻叙事开辟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卡夫卡的《变形记》是在存在层面上对个人价值实现的探索，这种探索在马尔克斯的三部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霍乱时期

① 马尔克斯：《番石榴飘香》，林一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9页。

的爱情》、《迷宫里的将军》中都有体现。《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探索的是死亡问题，《霍乱时期的爱情》讨论的是爱情问题，《迷宫里的将军》剖析的是自由问题。对人类孤独的描写、对存在的追问、对现代人异化的揭示、对个人自由的孜孜追求，将卡夫卡和马尔克斯连在一起。马尔克斯对暗喻、意象、梦境等的运用，也隐匿着卡夫卡影响的影子，两位作家都善于运用语言的象征意义来传达现代人的焦虑——隔膜感、异化感和社会的非理性、荒诞性。

卡夫卡对中国新时期文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新时期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各种外国文艺思潮、文学流派几乎同时涌了进来，对中国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股新一轮的西学东渐中，卡夫卡以其思想的深刻性、创作的复杂性，对中国新时期不同类型的作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不仅促使中国新时期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变化，而且教会中国作家如何把小说写得更鲜活、更深刻。中国作家从不同角度领会卡夫卡的奥妙，学会了在创作中最大限度地拓展审美空间，提升小说的现代意味。卡夫卡为中国新时期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一种新的尺度，一方新的视野。

卡夫卡对中国新时期作家的影响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他先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受到老一代作家，像王蒙、宗璞、谌容等人的关注，到了 90 年代，卡夫卡几乎成为新时期文学创作界争相效仿的现代主义小说大师了。先锋作家余华、莫言、残雪、马原、皮皮、北村、潘军、陈村等，女性作家陈染、蒋子丹、铁凝等，新生代作家韩东、朱文等，都在他们的创作谈中表达了对卡夫卡的敬意，有的作家还坦陈卡夫卡对自己创作的重要影响。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卡夫卡与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关系或从总体影响或从个案研究的角度，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出现了一批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我们在本书中侧重从卡夫卡与新时期荒诞小说创作方面做一点探讨。

除了以上列举的我们要在本书中重点分析的作家外，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尤奈斯库、乔伊斯·卡罗尔·奥茨、博尔赫斯、昆德拉、格里耶、萨特甚至 20 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斯坦贝克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卡夫卡的影响。

尤奈斯库曾坦言：“我在戏剧中写的就是小说中写过的东西……过去那些戏剧家从未对我产生过影响。我受的是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① 尤奈斯库认为卡夫卡的创作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理：我们的社会角色和人的特性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牢固，人可能会随时变成可怕的怪物。他的《犀牛》和卡夫卡的《变形记》探讨的正是这种灾难的不期而至性。尤奈斯库认为，卡夫卡式的处境是：“人漫无目标地迷失在人间——忘记了人之为人的初衷，被迫和自己的本质、超验的存在割裂开来。”^② 可以说，尤奈斯库触摸到了卡夫卡创作的灵魂。在卡夫卡的变形艺术启发下，他创作出了《犀牛》这样的剧本，把人毫无缘由地变成人的“异类”，从而表现人自身的“异质因素”和世界本质上的荒诞性。

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奥茨对卡夫卡推崇备至，写有长文《卡夫卡的天堂》。奥茨受到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也写过一个《变形记》。像格里高尔一样，她的主人公也是突然之间跌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奥茨的另一个短篇《文森特·斯科威尔的变形》把主人公的变形归结于神志失常，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文森特像卡夫卡一样，把婚姻的快乐视为个人独处的死敌，而个人独处最终占了上风”。^③ 奥茨的诗歌《致科学院的报告（仿卡夫卡）》实际

① 廖星桥：《荒诞与神奇——法国著名作家访谈录》，海天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 页。

② James Whitlark, *Behind the Great Wall: A Post-Jungian Approach to Kafkaesque Literature*.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20.

③ Joyce Carol Oates, *Crossing the Border*. New York: Vanguard Press, 1976, p.119.

上是对卡夫卡的《致某科学院的报告》的有意模仿，她把这首诗收入《看不见的女人》里面，暗示人猿被迫模仿人的举动，就像女人生活在男人主导的世界上，被迫在很多方面用男性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自己一样。其结果正像她在《卡夫卡小说寓言集》前言中所说的：“人猿模仿人的结果是到了最后它既脱离了动物的世界，也进入不了人的世界。”^①这一点正如人猿红彼得和变了形的格里高尔处在猿与人、甲虫和人的世界的两难中一样。

博尔赫斯认为卡夫卡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写过一篇《卡夫卡和他的先驱者》的文章，但博尔赫斯不是旨在证明卡夫卡如何受到了前辈作家的影响，因为“每一位作家都会创造自己的先驱者”；一位天才作家会让读者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他的风格无处不在。^②博尔赫斯的朋友阿拉斯泰尔·里德（Alastair Reid）说博尔赫斯创造了卡夫卡，即便这一说法从文学上讲不完全正确，但至少暗示出博尔赫斯和卡夫卡有某种关联。博尔赫斯较早把卡夫卡的小说翻译成西班牙语，1938年就从躲过纳粹浩劫的卡夫卡作品集中选译了几篇卡夫卡的小说。1976年，博尔赫斯对玛格丽特·博格曼（Margaret Boegeman）说：“我在早期的创作中模仿过卡夫卡，但卡夫卡是天才，而我只是一个才智平平的作家。”^③1979年，博尔赫斯在访谈中告诉埃德娜·艾森贝格（Edna Aizenberg），他早期写的小说，特别是《巴比

① Joyce Carol Oates, “Kafka as Storyteller”, *The Complete Stories and Parables*, edited by Hahum N. Glatzer. New York: Quality Paperback Book Club, 1983, p. xviii.

② Jorge Luis Borges, “Kafka and His Precursors”, *Labyrinths: Selected Stories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by Donald A. Yates and James E. Irby.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70, p.199.

③ Margaret Boegeman, “From Amhoretz to Exegete: The Swerve from Kafka to Borges”, *Critical Essays on Jorge Luis Borges*, edited by Jaime Alazraki. Boston: G. K. Hall & Co, 1987, p.174.

伦彩票》和《巴别图书馆》，“试图写成卡夫卡那样的作品”。^①

昆德拉对卡夫卡也特别欣赏，他写了《被背叛的遗嘱》一书，专门探讨卡夫卡的文学遗产。不仅如此，他还在广为关注的《小说的艺术》中论述过卡夫卡：“小说乃是一种存在的清醒的审视，怎样才能使不受控制的想象与之融合一体呢？怎样才能把这两种如此分离的要素统一起来呢？这就要求一种真正的炼金术……这种炼金术直到一百二十年后才被弗兰茨·卡夫卡发现，他的小说正是那种梦与现实的天衣无缝的融合。他的小说是对现代世界最清醒的凝视，同时又伴随着最无拘束的想象。”^②并断言卡夫卡开辟了小说创作的新方向，“代表着一场巨大的美学革命，一种艺术的奇迹。”^③

罗伯·格里耶在回答什么是“新小说”这一问题时，干脆说：“新小说已经很老了，就是卡夫卡。”^④的确，在卡夫卡的文学遗产面前，任何“新小说”都不再是“新”的了。在集中体现格里耶小说主张的《面向一种新小说》里面，他说卡夫卡的小说不应被视为隐喻，而应该从事实的层面上解读：“对卡夫卡来说，他小说中的世界毫无疑问是真实的，它反映了事物、语言的本质，即便它背后隐含着什么的话，那也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东西。”^⑤实际上，卡夫卡的小说的确怀疑可视的现实世界，强调其背后隐含的意义。但正如格里耶所说的，卡夫卡作品的细节由于其所指含义模糊而更加生动。格里耶的文学创

① Edna Aizenberg, “Kafka, Borges and Contemporary Latin-American Fiction”, *Newsletter of the Kafka Society of America* 6 (June-December), 1982, 11 n.13.

②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唐晓渡译，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81—82页。

③ 同上书，第82页。

④ 包亚明主编：《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 第4卷 后现代景观》，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⑤ Robbe-Grillet, *For a New Novel*, trans. by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p.165.

作技巧是卡夫卡式的，因为他像卡夫卡一样，有意不让自己的作品指向系统的、明确的意义。

萨特在1939年的日记中写道，从9月份开始，他一直反复阅读卡夫卡的《审判》、《城堡》和《在流放地》。根据玛加·高斯（Maja Goth）对萨特的访谈，萨特曾毫不隐讳地说卡夫卡对他影响很大，并说卡夫卡促进了法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对克尔凯郭尔哲学的接受。^①

似乎现代主义小说所有可能发展的图景都预先被卡夫卡展示了，任何新的小说流派的繁荣都只是在证实卡夫卡作品强大的涵盖力，甚至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流脉也有卡夫卡影响的踪迹。斯坦贝克称他的《烦恼的冬天》是“一部奇特的小说……带有卡夫卡的色彩”。^②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斯坦贝克已经阅读了卡夫卡的一些短篇，这部《烦恼的冬天》和卡夫卡的《判决》尤其有相似之处。两部小说都是在春天里拉开序幕，《判决》的结尾是格奥尔格被父亲判决投河自杀，《烦恼的冬天》的高潮是主人公伊坦·霍利因辜负了先辈特别是父亲和祖父的期望而想到了死。在刻画父辈的时候，斯坦贝克借鉴卡夫卡用夸张的含混态度描写权威人物的写作技巧。格奥尔格的父亲和伊坦的祖父都气度不凡，为人苛刻，惯于发号施令，以权威自居。伊坦深爱着祖父，以至于被这种爱所伤害；格奥尔格的父亲对儿子说一不二，导致儿子不敢违抗父命，最后令人不可思议地投河自杀。将这两部小说联系起来的还有小说中出现的主人公的另一个模糊的自我。格奥尔格有一个生活在俄国、落魄失意的朋友，这实际上是格奥尔

① Shimon Sandbank, *After Kafka: The Influence of Kafka's Fiction*.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9, p.140.

② Jackson J. Benson, *The True Adventures of John Steinbeck, Writer*.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84, p.878.

格心理上的另一个自我；伊坦和他的朋友丹尼·泰勒年龄相仿，身高、体重相同，精神追求一致，只不过丹尼从富裕走向潦倒，最后沦为街头醉汉。斯坦贝克在给罗瑟尔斯（Loessers）的信中说他的这部小说具有卡夫卡式的怪诞，^①主人公伊坦一定程度上受下意识支配，行为举止有时像格奥尔格无辜赴死一样不可思议。

总的来说，本书通过研究卡夫卡对文学遗产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对后世作家的影响与启迪，力图呈现出一个立体的卡夫卡。在具体展开研究时采用双向阐释的方法。双向阐释是比较文学中一种很重要的研究方法，指用一种文化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另一种文化的文本，从而获得对该文化文本全新的诠释和理解。仅止于不同文本的类比是没有多大益处的，只有对放送文本和接受文本进行双向的阐释，对彼此的文学世界进行互相映照的解读，把A作家的生活和创作作为理解B作家的途径，同时把B作家作为一个参照系去理解A作家，才是富有价值和意义的。而且，通过这种双向的阐释，文学艺术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也就凸显出来了。

① “Letter to the Loessers”, in Jackson J. Benson, *The True Adventures of John Steinbeck, Writer*. New York: Viking, 1984, p.878.

目录

导 言

上 篇 文学继承

第一章	卡夫卡和狄更斯	3
第一节	孩童视角和子辈视角情结	6
第二节	《美国》和《大卫·科波菲尔》	13
第二章	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43
第一节	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血亲关系	44
第二节	《审判》和《罪与罚》	61
第三章	卡夫卡 and 斯威夫特	75
第一节	卡夫卡：真正的格列佛	76
第二节	斯泼拉克那克和大甲虫	81
第三节	祛魅的旅行	87

第四章	卡夫卡和中国文化	107
第一节	卡夫卡的中国情结	108
第二节	中国诗歌：卡夫卡 and 菲莉斯的爱情隐喻	113
第三节	卡夫卡笔下的中国题材	124
下 篇	文学影响	
第五章	加缪与卡夫卡	139
第一节	加缪眼中的卡夫卡	140
第二节	《局外人》与《审判》	146
第三节	清醒的西西弗斯与不可解释的普罗米修斯	164
第六章	卡奈蒂与卡夫卡	169
第一节	卡奈蒂眼中的卡夫卡	170
第二节	认同与超越：《迷惘》、基恩和卡夫卡	187
第七章	贝克特与卡夫卡	201
第一节	彩色纸屑式的吸纳	203
第二节	贝克特的三部曲与卡夫卡	209
第三节	《城堡》烛照下的《瓦特》	219